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四十回 夢回剩得鬚眉白 國喪難禁篡奪評

卻說仲卿坐騎收勒不住，騰衝入海。「哎呀」之聲未絕，忽聞喊道：「仲兄何在？」又問道：「仲卿、子郵醒來，醒來！」急睜看時卻係睡在牀上，有個道童從門外漸行近前，眉目似乎相識。再往對面看去，只見腳頭坐著個人，睜著兩個眼睛望那道童，又轉過來，正係韓速。互相驚訝，一齊躍起，四顧房內俱係懸岩，連牀也係塊大石，並無棉褥被席，詫異不已。那道童笑道：「睡得幾時，便係這般模樣？」二人再看道童，突然想起，頓然明白，正是吳槐。乃同揖道：「塵心未除，不覺夢人。幸蒙師兄指示！」吳槐道：「塵心除否？」仲卿道：「除矣！」子郵道：「仍有未明瞭處。且同參大師，問個明白。」吳槐道：「早著哩，早著哩，還未睡半覺哩！二子腹中可餒？」仲卿道：「饑猶可耐，渴實難當。」吳槐領出房來，便見竹樹丹碧，無纖塵埃。吳槐指石墩上砂罐道：「饑渴俱可使用。」二人走到跟前，揭開看時，卻是煮著去皮的芋苗。乃取碗酌先盛湯飲，便覺肺腑神氣充盈。再餐芋苗，迥異常味，淡香溢口，沁入心脾。不覺罐內俱荊吳槐道：「可添鬆果，將籃內的攪入煮去。」仲卿擊下罐子，添上鬆果。子郵拾取芋苗，覺得沉重。再細看時，卻係白石子，乃添入罐內。仲卿道：「腹內燥熱，肌膚奇癢。」子郵道：「弟亦思裕。」吳槐道：「易耳。可隨我來。」二人跟出洞口。吳槐將腳頓地，只見白雲托著，早上對岸峰巔。子郵前顧後盼，仲卿仰首觀望。吳槐復回，左、右手攜二人同登。可怪，足底未曾覺虛。吳槐道：「那邊有泉，且過去看。」乃到前峰巔頂，有池如沸。仲卿便思寬衣入浴，吳槐慌止道：「此聖泉也，乃仙家飲所，誰敢污穢！」二人掬水盡飲，覺得燥熱全消，然後下峰逾岫，度壑穿岩，來到一處，澗闊為池，水清如鏡，照見雪鬢霜髯，衰形殘質。子郵道：「夢乎？非夢乎？」吳槐道：「非夢也，夢也！」仲卿道：「奇癢難搔，此水清冷，恐無益於事。聞黃海有湯泉，不知在於何處？」吳槐道：「可即於此試之。」乃同脫去衣裳，步入坐下，池水淺僅盈尺，卻不冷，亦不熱。所浸皮膚，癢俱如失。子郵道：「若再深尺餘，豈不更好？」兩腿忽然沒入沙內，水已浸及肩。相顧大喜。自頭至足，無不洗擦。垢如腐木，大塊小塊，隨手落脫，遍體輕爽。站起身來，各自吃驚，上身如銀，下體如血。吳槐笑道：「不必怪異，鬚髯何處去了？」各自摸時，一絲也沒有，互相駭異。吳槐道：「此地便係湯池，為溫泉之冠。天下溫泉，皆硫磺氣味，惟此氣味係丹砂，又名硃砂泉。乃昔日軒轅漂丹砂處。神仙浴之，則通身赤。二子殆半仙矣！從此精進，何患大道不成？」二人稱謝，取衣裳穿著，提將起來，隨即斷落。吳槐道：「布帛之壽！百歲則應還原，計二子臥在洞中已三百日有餘。布帛已得加兩倍之壽，如何猶可用得？」子郵仍取起振抖，朽腐如土。

忽然一陣火燄自地噴出，吳槐驚退數步。仲卿見地上光中有物，往前拾而視之，問子郵道：「這可係紫光寶石？」子郵道：「怪哉，紫光石也。」吳槐道：「子郵左腕上係著何物？」仲卿道：「革囊。」吳槐道：「指彈之，響有聲。」仲卿問道：「此革何以不壞？」吳槐道：「作者必非常人，精神所注，故不敗耳。今時安用此為？」子郵道：「林兄所贈，不可棄也。」仲卿自視道：「真可謂一擔不掛矣。只係赤身，如何回去？」吳槐道：「易耳。」自將道袍脫下，抖了兩抖，只見道袍兩個影兒墜於地下。吳槐自將手上這件穿起，再提起地上兩件，與各一件。又將小衣、襪、鞋如前抖下影兒，俱如造制成的。各穿好了，子郵藏起寶石。

吳槐道：「回到洞中，亦無甚事，可問老白取桃去來。」齊聲應諾。便同舉步，登巒陟岳，直上天都絕頂，縱觀四面，匡廬、泰山皆如汀渚。乃旋入洞，吳槐推開石壁，別有靈境。

只見一個白猿坐在石上打盹，一個青猿出迓。仲卿拱手道：「闊別多時。」白猿驚醒，起身迎來。吳槐道：「故人相候。」白猿連忙向各人躬身，仲卿、子郵亦酬以揖，就石坐下。兩邊壁上俱有字跡，各具禽獸鱗介之形。子郵問道：「刻的何字？」吳槐指道：「顛倒五形、定天平地、出幽入冥、役鬼驅神之道，咸具如此。」仲卿近前細看，青猿於沙中取出丹桃，其大如斗。

吳槐道：「仲卿且來食桃。那字俱係雲勢雷形，料認不得。」仲卿走回道：「愛其道勁，願細揣摩。」乃擊桃一塊，仍趨壁邊審察。左邊完了，復看右邊。子郵同吳槐食桃入口消化，五臟寬舒畢，青猿將核擊開，取仁收起，用瓣於石窟中留得綠水送來。吳槐道：「仲卿飲酒。」仲卿過來呷得兩口，覺得很淡，轉味醇濃，胸隔清爽，又將右邊石壁看完。吳槐笑道：「都記得了？」仲卿道：「已知其略。此廣成所造，以授軒轅者，非雲雷篆體也。」白猿點頭，吳槐驚道：「仲卿已得大道，吾輩不及多矣。」仲卿道：「得則俱得，彼此何分？」吳槐道：「願指示其詳！」仲卿乃逐字釋明，音義奧理俱為闡出。二人胸豁然。

仲卿用袖向壁兩拂，字跡俱隱。拱別白猿，石壁複合。

出得洞口，將足蹴地，風自草端湧起，三人乘著回來，只見峰腰鬆頂有獸側臥，聞得人聲，超然躍起。子郵道：「其獐乎？」仲卿道：「蹄圓耳長，蹇也，色如獐耳。」吳槐笑道：「子郵忘乎？」仲卿道：「如何長得這般顏色？比前壯健許多。」吳槐道：「餐得靈芝，已有仙分。登雲越海，俱屬尋常。」子郵道：「夢境終屬恍惚。畢竟欲往浮石遍觀，以決所疑。」仲卿道：「有何不可。」問吳槐道：「仙兄可有興同游？」吳槐道：「吳質未歸，老師無人伺候，難於遠離，不得奉陪。」仲卿乃同子郵別了吳槐。子郵道：「何不御風？」仲卿道：「既有實地，何必浮虛？」乃下黃山，登白岳，上天台，過西湖，由鯨子門隨潮入海。仲卿見群鷗泛游，內有鷺鷥一隻，皎洁可愛，便舉足而登。子郵見驕魚鬥水，白鱗耀耀，亦起身跨上。因二物力弱，不能持久，乃於鷺首書「鵬」字，於魚首書「鯤」字，鵬鯨鯢騰，不離左右，直入大洋，日夜不停，雲霧霏霏，鋪成大片。遠遠望見有島，矗立當空，子郵道：「望見金蓮島也。」仲卿道：「浮石之上是扶桑，今仍見日月，此島豈係金蓮？」子郵道：「上寬下窄，極似金蓮，然無如此之高廣。聞蓬萊出水千里，上銳中束而下寬，如『土』字形象。此山得毋是乎？」仲卿道：「且到跟前觀之便悉。」只見那島漸漸寬高，直入霄漢，須臾已到半腰。分開荊榛，駕鸞驅魚直到上面，卻係草萊成叢，蓬蒿滿徑。房屋俱係依巖壑傍，附簣連藤。瓦則鬆枝竹簷，牆則萼荔苔蘚，人則清臞濫樓，食則水果山花。

到一大垣，見其門額有五字，曰「今古文章府」。有老者站於牆邊，子郵揖道：「貴處是何名境？」老者答道：「原名筆峰島，係伏羲畫卜遺技所化。後來因其荒蕪，改名蓬萊島。」仲卿道：「聞蓬萊瓊樓玉宇，今夜何處？」老者道：「乃好事者反言之也。請觀『蓬萊』二字，便知實矣。」子郵道：「何不曰『今古』，而曰『古今』？」老者道：「文章雖讓前人厚，花樣須饒後輩新。起初原是『古今』，因此後改『今古。』」子郵道：「垣中共有若干位？」老者道：「位數無常，品分三二等。凡有功於教化者為上，利濟者次之，藻彩者為下。」仲卿道：「古今文人，咸聚此乎？」老者道：「否。此文府也。上之有文人之都，下之有文人之園。文都由此上去三萬里，文園由此下去五千里。」仲卿道：「敢問其詳。」老者道：「開創道德功利之說，行之，澤及生民百世者，居於文都；隨時經濟，而不出前人範圍，奉之堅而行之力者，居文人之府；假功利之名，以遂其私欲，及學問瞻美而事無益之文者，入於文園。」子郵道：「其豔麗詞華，敗壞人心風俗，變亂事非者，處於何地？」老者道：「乃阿鼻之作，不在文字內齒。如牛僧儒之誣漢陵寢，永錮不赦是也。」仲卿道：「主三處者何人？」老者道：「蒼頡氏。」仲卿道：「敢問尊姓？」老者搖手道：「言之可丑。因學問未到，而負一時之盛名，求進心急。幸平生無有他失，故不墜入文園，而罰協司閻耳。」仲卿知其不說，乃另問道：「浮山在於何方？去此多少路程？」老者道：「雖聞其名，未履其地，不敢妄對。」二人拱手正欲作別，急聞樂聲飄渺，仰而觀之，空際幡幢護從由西而降。老者拉仲卿之袖道：「可旋於旁避之。」二人隨走數十步。仲卿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老者道：「此文府內，係陸贄掌數，今奉上帝召回，令文天祥來接代耳。」子郵道：「文天祥係何時人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連陸贄亦不知係何時人，大約皆後代文士之名實相符、出類拔萃者耳。」乃拱手作別。

老者指東邊行來的人道：「欲知浮山路道，當問此公。」仲卿道：「姓名誰？」老者道：「姓楊名筠鬆，足跡遍天下，敕封遊仙。」仲卿向前揖道：「楊公！小子見禮。」楊筠鬆忙還禮道：「仙長，洞府何處，老朽從未會晤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筠鬆亦有

不認識者耶？」楊筠鬆道：「已仙，將仙，無不晤來，二子芝字，記憶不起。可係瞌睡漢洞天內溫石牀上臥的麼？」仲卿道：「正是。」筠鬆道：「何能遽然到此？」子郵道：「得天都藏書，略有所獲。」筠鬆喜道：「軒轅上升後無得者，二子何其幸也？」仲卿道：「蒙天賜耳。敢問浮山坐落何處？」筠鬆道：「此島之下千里，出弱水圍，往南萬里，進硬水圍，扶桑陰下便係浮山。」仲卿、子郵道：「承教。」揖別二老，下到峰麓，跨鯤乘鵬，落行波上。

片時間，見水勢陡然趨下。再片時，又巍然騰起。回看蓬萊，如貯水晶盤內。子郵道：「大約此即弱水。而多裂開乍合何也？」仲卿道：「乃波浪往下形勢。其裂開之處，即波浪也。然聞羽毛皆不能載，今便試之。」乃於鸞鷲頂上拔得羽毛一根丟下，浮於水面，順水漂去，並不沉淪。子郵道：「所謂弱者，乃形勢下陷而不隆起，非力弱不能載也。形勢下陷，舟揖自不能渡過，雖鸞鷲亦不能飛越千萬里，故謂羽毛俱沉。而傳聞者便謂水力柔弱，羽毛俱不能載，不亦誣乎？」仲卿道：「世俗傳聞異常之事，非目所睹，原不應信。而好事者乃筆之於書，以為己所獨得，欲借之以傳其名。此孟子所以有『盡信書不如無書』之歎也。」說罷，離卻弱水，往南而進。行過一夜，只見前面青氣氤氳，漸覺溟溟蒙蒙，如煙如霧，東行西撞，不得出頭。子郵道：「什麼地方？莫非妖魔所戲？可發力士擊之。」仲卿道：「何物妖魔，敢於相戲？且落地看，係何道理。」乃同往下坐來。蔥籠蓊鬱，漸漸平談，早見山川。子郵卻認得係白駒峽，為浮金北邊山嶺，延虛州所轄，曾經登眺，乃道：「錯了。此是浮金地境，浮石仍須西去。」仲卿道：「聞山水頗多奇致，今既到此，不應輕放。」乃令魚化作蒼頭，鸞鷲化作童子，出峽，取路下懸岩城來。行到靈金山腳，見山回水轉，內有村莊往來，車馬甚眾，且多顯著儀仗。仲卿道：「且往觀之。」同到門前詢問，方知是做七十大壽生日，父子、祖孫位列顯要，結交親朋俱係公侯大臣，所以這般熱鬧。

二人也擠入門，行到中堂，賓朋濟濟。只見一位童顏鶴髮的老翁出來謝客，子郵認得係金湯，便拉仲卿走開。仲卿卻不認識，道：「法書篇什頗多，何不覽之？」堂上聽係陌生口音，慌來問道：「貴客何來？」仲卿道：「山人特來祝壽，因見嘉賓滿座，未敢造次登堂。」金湯卻雙眼注定子郵，子郵早將身子旋轉往外緩步。金湯便趕出來牽定後襟道：「足下實係何人？願道其詳！」子郵乃回頭指仲卿道：「金湯，可迎接武侯。」金湯見真係冠軍侯，便拜倒在地，廳前眾人俱趨下叩頭。子郵扶起，復上堂來。金湯再向仲卿叩頭，仲卿還禮道：「金將軍今日大慶，不佞二人閒遊偶至，也係前緣。無以為禮，將冠升升。」金湯立起，將朝冠除下，仲卿雙手從頭至面，鬚髮隨手轉烏，堂上驚異。門官又報道：「公孫將軍到。」仲卿看時，也係一個老者，兩個童子扶入。金湯呼道：「公孫發，速來拜見武侯、冠軍侯！」公孫發向子郵熟視，連忙下拜。子郵扶起道：「可快拜武侯，問他要返老還童藥。」公孫發道：「武侯可係客卿？」子郵道：「然也。」公孫發乃慌伏地。仲卿扶起道：「觀卿步履不大利便，莫非有疾？」公孫發道：「向無疾玻因去年搏熊，雖然博得，手、腿俱受其傷，百治罔效。」仲卿道：「將軍年高，奈何仍為馮婦之事？下次不可。且取酒來！」金湯捧上玉杯醇酒，仲卿道：「杯酒俱佳，公孫將軍之福也。」乃於杯上畫個「健」字，令公孫發大口飲下，猶如熱湯灌入五臟，痛不可忍，跌倒亂滾。須臾，百族俱到，痛忽如失。跳起身來，輕捷如壯，向前叩謝，仲卿已往外去了。公孫發趕出大門外，見仲卿扶著童子肩膊騰空而起。拭目仰視，乃駕仙禽直去。只得望西叩頭呼謝。

回來，見子郵坐在中堂，金湯捧觥跪進，子孫擁立兩邊，捧壺捧盅。子郵問道：「楊善精神若何？」金湯道：「得有瘋癩之症。國太醫診說，由於心血耗盡，是為心痹。須三百六十天不用心思，方可調治。」指左邊少年道：「此楊善之孫楊君仁也。」楊君仁又向前叩頭，子郵令起，取過玉壺，揭開練蓋，以觴內酒傾入壺中，付君仁道：「汝帶回，用小紅棗七放，當歸八錢，入壺內浸一日，與汝祖飲之。」君仁接過，叩頭稱謝。

子郵又問金湯道：「國太醫猶康健麼？」金湯道：「老太醫去冬同姓安的人山採藥，至今不返。今太醫乃老太醫國萬年之子國運通也。」子郵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仲兄已去，吾難久留。鯤兒何在？」金湯仍欲叩留，只見蒼頭上堂負之，跨簷登脊，回頭道：「為吾致意諸公，教子孫以忠孝為要務，吾去也。」說罷，冉冉上入杳冥。

不提金湯等人，單說子郵向西行去。仔細觀望，卻不見仲卿。忽聞喊道：「子郵。」子郵乃旋轉下望，仲卿卻在太極島，便落下來。仲卿道：「適見此地氣味不同，駐此以待。」子郵道：「諸人依戀，不忍便棄。趕尋只向前望，不期兄卻在此。這係元珠島，昔用金船擒拿莊、畢之地。」仲卿道：「我亦疑是太極洋，看犁裏花雖非其時，現在茗甲已成，正好彩鱗。」子郵道：「適逢氣候，來晨帶露取之。今在此岩中棲止，令鵬兒、鯤兒巡守，以防鬼怪偷竅。」鸞鷲、白魚領命，各分上、下巡守，二人在內調元息氣。直到天亮，聞得風濤呼嘯之聲，乃同步到岩外看時，島上島下，無數奇形異狀怪物，內中有未經見者，有反頭倒面，單手獨腳，數牙遮乳，孤掌撐胸，口居角端，齒長頰下，雙目傍腫，兩腕連臂，一邊肢體，半段身軀，數頭數尾而止一身，一頭一尾而有數體，長眉帶翼，短尾作足，背飛肩走，腹後踵前，耳大包身，鬚長裹體，掌似簸箕，指若確杵，腦脊相連，手足不辨，眼大於身，頭小於爪，多目多口，長髭長甲，鼻仰過額，睛垂及口，胸抱如甕，背墨如囊，發巨如角，須利於齒，口闊到肩，唇長蓋膝，介鱗皮殼，彩色俱備，指爪角翹，矢刃兼全，帶人肢體，兼各形容，口噴冰雹，耳生煙燄，髻鬚盈身，介甲裹體，四肢乍全乍缺，五官或東或西，頭行脊走，尾飲鼻餐，頸如指而首如牛，身如鼓而頭如蛋，種種奇怪，不勝悉數。仲卿詫異道：「此種妖物，從何而至，又因何被擊不去？」子郵道：「此皆水怪也。傳說每歲最上尖芽，皆神采取，大約皆係此種妖物採取而進於神耳。不然何以死傷累累猶不肯退？」仲卿道：「神安用怪採取，此殆怪取而進於神耳。是以拼死而爭。」再看時，鵬兒張開兩翼，覆住島頂，鯤兒挺著鐵槍，雙毫，四面馳逐，雖然碰著便傷，急奈如蜂擁擠，常賴鵬兒雙翼機到，如牆排倒，長壕剪來，似線分開。子郵取出紫光石，華彩騰空，諸怪潛逃，受傷者盡現原形，無非鱗介蛇蟲、沙禽水獸，乃令鵬鯤復成人形，推諸怪物下洋，盥洗潔淨，彩下茶芽，即用山泉水，出直火，燃藤條，造就小團，取葉包裹收藏，半天半霧，而行。

仲卿仰看四週，笑道：「前日只謂溟溟蒙蒙，青靄氤氳，哪知係扶桑葉色。」子郵亦笑道：「今日看得清楚，為何前日之混沌也？」仲卿道：「今乃心定，故知之，前時乍入，不詳察也。」子郵道：「俯視岡嶺如螺，天下山川須如此遊歷，方無遺漏。」仲卿道：「似此則得其粗而遺其精矣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仍須按落遊覽。」仲卿道：「脫離桎梏，閒散無事，有何不可？」乃降實地，尋幽訪僻，不覺來到赤駒峰下，玉鐙岩顛，望見氤氳黃氣，卻係岫羅墩上。行近前來，只見蜿蜒丘壑，正係山莊。仲卿道：「陸子在此校核典籍，修撰死傳。」子郵道：「陸子文章定與人品相符，可往觀之。」乃同前進。行到門前，守莊官並太監問道：「何處差來？」仲卿道：「駙馬府的。」官弁隨道：「請！」仲卿、子郵便往後行。不進後殿，入左腳門，過迴廊，穿曲榭，到東壁閣下，見陸秀夫方隱几而臥，夢中猶作哭聲。四壁層櫺，疊架堆貯的都係新書，內有《重修浮山寶史》五十卷，乃取下來展閱，與舊史大異。有舊史所無之名，今累累增入者；有舊史所有而卷內並無者。細為揣度，方知其意麟凡出產稀少，有濟於用，而他寶不能代，他處不能產者，則為之寶，始行收入注明，餘概摒棄。

相與看畢，仍卷好歸於原處，再上堂來。見面前案頭攤著列傳，展玩數卷，褒無溢美，貶無過詞，洵屬折衷之筆。看到《仲韓合傳》，揭開首卷便是陳橋兵變、韓公殉國、入蜀逢陳，次後便係朝帝鬧莊、誅奸焚苑等事，毫無遺漏。子郵道：「故土舊事，連弟亦忘之，斯何巨細不遺！」仲卿道：「粉本出於墨珠。我們歷來事故，皆兒輩自幼熟悉，是以無不清楚，毫無遺漏。」且看後面夢醒時如何書法，子郵道，末卷看書到：某年月廣望君平金蓮島，追逸犯。某月某日至五沙島，西去不返，後二日有船淌到云。稱會於硬水圍外，見韓字旗號船隻沒人旋渦云云。再往尾後看去，書道：某月某日武侯策駿騎追尋廣望君馳驟入洋，有白龍騰空西去亦不返。

二人看罷大笑。陸秀夫驚醒，起身拭目視道：「二子何來？何為大笑？」子郵道：「別幾多時，即不相識？」陸秀夫細看道：「怪哉！不佞半面，終身弗忘。二位並未晤過。」仲卿道：「既不相識，且置勿論。所撰《韓仲合傳》，其後仍未敘全，意欲攜回續齊請正，不識閣下以為如何？」陸秀夫道：「此皆島主發下，非不佞草創者可比，未便從命。」仲卿道：「不妨。島主未經臨覽，卷面尚未蓋印，非不可移動之件，乃係墨珠草創，囑其重繕一冊便了。」陸秀夫道：「雖未受印，實曾覽過。」子郵道：「先

生不必過慮。請以一物為質如何？」於懷內取出紫光石置於案上。陸秀夫驚道：「原來果係武侯、廣望君。不佞初聞二公聲音便欲相認，因年貌不倫，未敢唐突。今日方信八公山人之事不我欺也。」仲卿道：「先生莫誤。武侯、廣望君何如人也，吾等豈敢比擬！」陸秀夫檢出寶史，指紫光石道：「某年月日以之賜駙馬廣望君韓速，今紫光石出於君懷，非廣望君而何？」仲卿道：「紫光石不止一塊，安得以有紫光石者即為廣望君？不佞仍有一件絕精藥品，煩先生代上島主服之，宿疾全除。如七情俱寢，便可飛升，否則止於五百歲強劍」說畢，於袖中取出小團尖茗二圓，亦置於案上，攜書入袖，拱手言別，返身向外便走。陸子倒履趕出，二人帶了蒼頭、童子立於雲中，回身道：「先生善事島主，功行圓滿，不佞等自來相邀也。」說畢，撥轉雲頭，半日即到黃山。子郵躊躇，仲卿道：「賢弟猶有未了凡念麼？」子郵道：「浮山之夢境雖有的確著落，汴梁之事實，究竟未見真蹤。」仲卿道：「我輩逍遙，無所拘束，何不同往？」子郵道：「妙哉！仍有鄙見，未知合兄意否？」仲卿道：「何事？」子郵道：「乘雲駕霧，雖然迅速，卻少游了多少名勝地方。莫勞步行，取池、宣、姑孰、金陵、潤州這條路，過江入淮。」仲卿道：「有何不可。」乃同自池州游去。

數日，亦到潤州，路上雖多名勝，卻無甚奇特。到焦山觀日旭，只見滿天赤霞如火，映得水底翻紅，真正奇觀。賞鑒未已，忽見隱隱黑煙自水中起，霎時遍地漫天。海邊行止諸船，號神呼佛，悽慘不堪。二人放開慧眼，遠見一條巨鯨，長如大鱗，粗似戰船，領著無數水族，隨潮逆上，勢如風雨。仲卿道：「鯨兒可拿此怪！」白魚聲應，踏水前往。巨鯨飛似奔來，突然而滅，其餘族類亦隨沒伏，氣散天清。鯨魚回來，仲卿問道：「妖鯨何在？」鯨魚垂頭，嘔吐在地，縮作一團，得了地氣，仰頭舒尾翻身便竄。鯨兒現出鵬形趕下，攔腰截斷，腹中落出大團小團百十有餘。撥開看時，小團都係衣衫骷髏，大團都係尚未消化的人體，內中猶有數個，色尚未變。乃令鯨兒抱於山腳，濯去腥涎，給丹灌下，頃刻甦醒。子郵道：「悲哉！傷生靈若此之多。鯨之一族如此鯨者不少，而他族類如鯨之食人者又不少，商旅船隻何以為生？」仲卿令鯨兒道：「江湖海海，凡水族之害人者，汝俱得而誅食之。付汝寶符一道吞之，平風息浪，鋼鐵為身，風云為翅，龍獅無汝力也。但食未傷人之水族，及傷人命，或興風作浪，則心爛腸斷，腹潰而死。」鯨兒跪下，吞符磕頭，開口能言，稱謝，翻身滾起，形狀頓異，豎眉環眼，巨口獠牙，赤發青眉，手足長於翅下，鬚髯分到膝間，復跪下道：「請賜法械，以便使用。」仲卿道：「不必另請，前日見汝擊水怪之雙毫甚好，何不用之？應無匹敵。可即巡去，不必羈延。」鯨魚叩謝，走到山阜，張開四翅，飛向海面而去。

鵬兒跪下磕頭，仲卿道：「汝已成鵬，不須更變，只須身體，金剛不壞足矣。亦付與汝寶符一道，汝張嘴來！」鵬兒張開口，仲卿書符，鵬兒受吞，不覺嘔涕，身上發出光輝，毛皮盡如金石。仲卿道：「山中水內傷人之物，汝盡誅食之。所戒與鯨兒同樣。」鵬兒受命，叩頭稱謝，下山掠翅向西山而去。

子郵笑道：「山中水內傷人之妖，兄盡除之矣，人間噬殘生民之妖，兄如何誅之？」仲卿笑道：「天之雷霆、國之法例，皆不能絕，厄山《春秋》、李氏《感應》。如來因果，皆不能化，尚何言哉！惟有請閻羅多設地獄，以永錮此輩耳。」子郵道：「地獄輪回，轉出六畜禽獸供人煎熬燻炙，以罰其生前奸險詐橫，如來反以戒殺為訓，不免拂逆天心。」仲卿道：「生以辱之，甚於殺以滅之。今鯨、魚皆去，我等亦不必久羈。廣陵、淮、徐一帶俱無幽奇可探，不免逕游嵩岳，後往汴梁。」子郵道：「極好。」乃同駕雲而行。

片時嵩山在望。忽見白氣當前，射入雲霄。仲卿道：「此金氣也。」子郵道：「何等金氣，景象至此？」仲卿道：「雖是金氣，卻有妖形。」往下看時，卻係茫茫巨浸，底下隱隱似龍，岸邊密密如蟻。子郵道：「此南湖也。前面城池，即係汴梁。」乃按下雲頭，望白氣行去，早見湖邊人聚成叢。行到跟前，卻係臨涯設祭，前擺五牲，後列香案，燈燭輝煌，鼓樂嘈雜。仲卿見旁邊有拐杖老者，便問道：「所祭何神？」老者搖頭道：「不必細問，少刻便知。」子郵見有丐者，低問道：「每天祭幾次？用若干錢糧？」丐者道：「相公聲音，像非本地人氏，不知底裡。此係設祭，奉敬湖內神龍。此龍不久歸天，此湖不久也要復為民田。」子郵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丐者道：「此湖本小，自有白龍來作宮闕，便今日東崩，明日西圯，敗壞無數田疇，弄成洪波巨浸。當年百姓無奈，俱奔開封龍圖包青天跟前告狀。

包青天細查，非神非怪，不傷生民，只可四時祈禱，不必虛事驅逐。將所圯田疇錢糧，悉行豁除。因此，四時各方投祭。又有邵神仙會起，數經過此地，會起數道：『非神非怪，亦精亦仙，湖田反覆，毛詩之年。』後有宗留守斷道：『神仙、精怪俱非，定是殊常之物。湖田尚有反覆，必自來時至去日須三百年，此物還原，湖仍為田也。』聞老輩人說，已有三百餘年了。」子郵道：「汝姓什麼？」丐者道：「姓趙，中令就係先祖。」子郵道：「失敬了。」正欲細問，忽見人眾寂然避退，丐者亦隨之而去。仲卿、子郵立定看時，只見湖中湧起一道赤雲，漫空覆下，水勢騰湧，狀如雪山。赤雲內現出一條白龍，光彩煥耀，頭角猙獰，約長三十餘丈。子郵用金九指彈去，那龍便舞攫而來，風濤隨止。

子郵迎上，解下束膜絲縑，正欲擒拿，猛然見那龍項下有徑尺大「無礙」二字，便呼道：「無礙，無礙，不得狂悖！」那龍聽得聲喚，便回身竄入湖中。頃刻，風平浪靜。仲卿笑道：「此何經旨？」子郵道：「弟昔有劍，乃白師所贈，名曰『無礙』，二字鑄於靶上，遺此湖中。今見龍項現有二字，定是遺劍，故呼之耳。」仲卿道：「須當取來，以絕民累。」子郵道：「故物亦應收回。」因同駕起雲頭到湖當中，見荷花正開，紅白可愛，子郵解下絲縑，結成釦子，拋入水中，呼道：「無礙，無礙，還劍歸佩！」片刻提起，已自入扣，劍室俱全。仲卿視道：「真神物也！若非奇人所造，安來歷久不朽。」子郵束腰帶劍，回看岸畔，大眾圓滿，乃到湖邊對道：「所祭白龍，乃當年韓子郵遺劍，今已收回。汝等嗣後不必再費錢鈔也。」眾人叩頭，齊齊道：「多謝大仙！」仲、韓二人離湖到汴梁，按下雲頭，行進南門，遊街入市，形像俱變，景致淒涼，惟劍所劈裂巨石依然踳踳。仲卿道：「城廓如故人民非，猶只說得一半。」子郵道：「何也？」仲卿道：「連街市、衙門、坊巷都不似當日規模，歌苑、樓台、草庵、別墅俱無遺址，豈但人民非已哉！」子郵道：「繁華雖變，清趣仍存，水榭荷花正堪侑酒。」仲卿道：「餘心正欲如此。」於是轉行見路旁酒肆，額曰「隨園」，仲卿道：「就是這裡好！」乃同入內。座席不少，飲客無多，便於池邊梧桐樓旁石台上坐下。酒保將葷素蔬肴、各色名酒的粉牌送來，請點，仲卿道：「酒要開壇透缸，春蔬只須花下藕，價錢不論。」子郵取鈔，搭包不在腰間，乃將革筒中金丸於尾孔內傾出一顆，與酒保道：「只要潔淨，多的賞你。」酒保驚喜稱謝，收交櫃上。仲卿道：「林兄當年持贈丸俱有數，用去幾何？」子郵傾數，計少八十餘丸，仍收入帶起。酒保忙忙下池取藕，開壇燙酒，齊送將來。二人夙昔感慨在心，持懷痛飲。子郵掣劍再看，色澤非常，彈鈔高歌曰：

人生百歲如漚釋，富貴尊榮都不必。奸刁詐偽謀奪來，癡迷暴弱消磨失。君不見，趙家當日陳橋兵，黃袍加體皆親人。未幾疆盡墜海絕，徒取千秋不義名。

子郵歌畢，仲卿正欲廣和，忽聞樹上高聲驟起，視其人，斑白蒼髯，面池單坐，閉目舒喉，音節壯惋，乃共停杯聽之。歌道：君不見，

夾馬營中紅燄起，光芒耀耀人驚指。奇芬勃發極氤氳，應誕非常端無比。香孩兒營名不虛，長成丹頰殊雄偉。力多謀多羽翼多，盤結服侍周天子。方面大耳世宗疑，剷除徒為趙胤為。天木移去張永德，勢成欺幼讓宏基。弊除法立規模整，弔民伐罪東南夷。五十斧聲撥燭影，傳後命遭太后遺。取國不無盡智計，遂心殺姪弟又斃。先後葬禮不成喪，忠孝全虧同狗彘。封禪端由五鬼開，宮觀土木接踵來。賄和作俑無底漏，欺天卻弱喪亡胎。親政僥倖便仰裁，罷費卻端真休哉。深仁厚澤遍九垓，崩夷四海盡悲哀。英宗可惜年不永，親賢愛民何其審！神宗乾綱昏亂乘，致令群凶得肆逞。賢哉堯舜出女中，進正退邪何寬洪！可恨書生暗大體，任性樹黨相殘攻。不顧餘孽復盛熾，報復三黨竄西東。昧於清濁何為哲？徽宗又誤用聰明。堪憐欽宗勢已去，舊草依然如故聾。

真才廢棄求和急，雪窖冰天地業空。君後青衣千古慘，豈暇枕戈待嗜膽！檜賊無忌鋤忠良，君有孝念夫何敢！孝宗恢復罔勞心，朝野英雄何嘗攬？悲哉時實非其時，竇志終身殊暗黷！光宗憤憤無君德，寧宗糊塗迷白黑。內政毫末未曾修，興師耗國召敵逼。理宗真偽辨分明，如何輔相臣貪復。治平學術虛尊崇，至此不禁三歎息。彌遠天殛似道張，怯症又單服大黃。餘介憤死襄樊陷，平章方事蟋蟀忙。奸佞竊位不能去，忠良閒散空彷徨。度宗顯宗皆陷此，強敵數道進莫止。端帝帝業如絲微，志在惟餘淚涕揮。海神三日忘潮汐，海戰偏使逆風威。全勝於事亦難濟，再敗不溺將何歸？君臣宮室死社稷，青史千載饒光輝。孤寡攘來孤寡失，可知當日行為非。三百年過如泡幻，我且持杯送夕暉。

仲卿、子郵聽畢，全然不解，正欲向前詢問，只見席邊來的乞丐道：「二位似不知篇中意義，如以濁酒半壺見惠，願細為疏解。」子郵道：「何妨同飲。」乃拉乞丐入座，斟給巨觴道：「請先用此，以潤歌喉。」乞丐接飲立盡，乃道：「此大宋興亡始末也。」子郵道：「誤矣！國已易姓，猶稱什麼大宋？」仲卿道：「且試聽其道來。」乞丐忽然雙淚齊流。仲卿見其形色怪異，問道：「足下尊姓？」乞丐嗚咽，更說不出半字。酒保走來叱道：「攜不盡淹不死的無恥種類，終日只在這裡吵混！」揮拳要打，只見那歌詩的老者走過來勸道：「看他今已如此，不必計較罷。」乞丐望見老者，羞慚滿面，低頭竄去。仲卿拱手問老者道：「適聞陽春白雪，惜領略未深。」老者道：「此趙家得失始末也。既是不懂，待老夫細細解來。」乃還席，放喉歌吟一段，朗聲解釋一回。通篇皆畢，仲卿道：「趙家興亡大略已見。」子郵道：「且去詢來。」子郵復到案上，拱手道：「老丈妙詠佳喉，令人神爽。」老者起身還禮道：「適聞高歌，不禁感慨，故將朋友舊作吟詠，有污清耳！」子郵道：「老丈上姓？令友大名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柴，敝友姓許名衡，隱居教授，犬子從游。老夫素有抑鬱，敝友為此，以慰胸懷。常時溫誦，宿積皆舒。元朝慕敝友名行，屢聘始出，仍不授職，今在蘇門講學。」子郵道：「承教敢問老丈緣何抑鬱？」老者道：「事已過了，老兄不必下問。」子郵乃拱別回席。只見月光如晝，照得池內蓮花異樣鮮妍，子郵著驚，仰觀觀察，仲卿道：「詭異什麼？」子郵笑道：「三百餘年未見此月，今如乍逢故人。」仲卿道：「趙氏跡冷，我等心灰，此地不必羈留，且去嵩山玩月，來晨往訪蘇門可也。」說罷，出園，見嵩山中劍分之石倍加光彩，各踏半邊叱道：「騰起！」那兩片石便自地拔升向嵩山來。皓月當空，正在頭頂，星斗滿天，羅列如蓋，落到府星峰上，便按石駐足，風來鬆響，露下沾衣，四方無半點塵埃，萬籟一片幽寂，清趣殊常，頗似老人峰下，惟無音樂鳥耳。乃指經論緯，算盛計衰，至三更時，忽聞哀號怨慟，極其慘切，不堪入耳。仲卿道：「空山荒谷，哪有如許撼聲？」子郵道：「遠遠行動，且看到來是何緣故。」仲卿道：「望見來的徒眾，計量長短，不過尺餘，必非生人。」子郵道：「且往峰下觀之。」乃棄石降於道旁，徒眾亦到。內中長短不一，長的二尺有餘，狀貌猙獰，空身持械，管押催行；矮的高不盈尺，形容苦楚，鑲鈕纏身，僂僂戴負。仲卿問道：「何方冥役，什麼案件，可細稟來。」鬼卒鬼犯聞言仰視，盡行跪一下。鬼卒道：「下役奉差管押解。有人若問案件，後面經承押官到來，請問便悉。」仲卿道：「如此，去罷！」鬼役起來，催促鬼犯前去。隨後，押官押著車子走到跟前，望見神光，連慌叩首，仲卿道：「汝係經承麼？可將案由說來。」押官稟道：「此案鬼犯，乃亡宋奸逆文武諸臣及助惡為非黨羽，並有元兇殘官弁、奸險諸人。」仲卿道：「解往何處？」押官道：「原來真人未悉，自黃巾亂後，上帝見人心日趨日下，陰司所轄案件繁劇，賞罰之間恐有未當。」

因諸葛武侯平生謹慎周密，不憚勞瘁。乃敕居中獄之陽，專主賞善。凡陰司擬定忠臣烈士、孝子仁人，賞格都咨送前來核復，量材奏舉。因張桓侯一生耿直無私，疾惡如仇，乃敕居中獄之陰，凡地獄決過亂臣賊子，仍解前來復審，從重嚴究，量情加罪。」仲卿道：「雖嚴究加罪，既在陰司地獄受過刑罰，到此亦不甚懼怕矣。」押官道：「不然。鬼犯到此，百無一還。桓侯之輕刑，甚於地府之重法。鬼犯聞解中獄，膽碎肝摧，視地獄為天堂矣！」仲卿道：「聞陰司有水、火、兵、毒諸獄及千般惡刑，而反視為天堂，豈此地陰刑法度，更有出於地獄諸般之外者乎？」押官道：「大約亦止於此，惟多神荼鬱壘、碎撕慢剝、各種咬嚼，其餘刑獄較陰曹不過加重加久耳。鬼犯不磨滅盡絕，桓侯之怒不息。」仲卿道：「所以先聞號泣聲聲，有怨恨追悔莫及之意。」押官道：「真人只知鬼犯今日之苦狀，未見當時此輩震主之威權、陷人之機械。」仲卿道：「何人如此？」押官道：「張邦昌、秦檜、汪伯彥、黃潛善、韓卮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等諸奸臣是也。」仲卿道：「汝管承幾何年了？」押官道：「凡興革一回陰府團案之後，管解一次，解過十餘次了，約八百餘年矣。」子郵道：「既係團案之後管解一次，今有元兇殘官弁，如何同解？」由官道：「凡興革皆係定數。為將官者自應撫眾安民，乃肆其狂暴，屠戮無辜，最犯上帝之怒。是以有元諸殘忍官將，即附解來同例如此。」仲卿道：「趙普、陶谷之流，可知跡蹤？」押官道：「秦檜即趙普，賈似道即陶谷。」仲卿道：「趙普、陶谷都係奸臣，如何轉世猶為為相，享受榮華？」押官道：「歷來兇惡尚未窮極者，俱准轉劫托生一次。俾彼得以行仁布義，稍贖前愆。若依然兇惡，則先後並究，萬劫不得出地獄矣。況宋朝天下，原係趙、陶等謀來的，所以仍使他們送去，以清案情。」子郵道：「汝可知韓都指揮諱通的所在麼？」押官道：「現在元丞相伯顏是也。」仲卿道：「李節度諱筠的，可知麼？」押官道：「現在元將軍張宏范是也。」仲卿道：「高將軍彥儔、林將軍仁肇，可在元朝將相之內？」押官道：「否。高將軍乃夔江峽神，林將軍乃石頭城主。」子郵仍欲再問，押官道：「各犯現將解到，恐誤限刻，不能詳悉上稟。大約周朝殉國將相，盡轉為元朝開國功臣。其餘忠烈賢良，皆天地正氣，必為神祇輔天佐地，血食千秋。歷來例係如此。」仲卿道：「承教了，汝去罷。」押官道：「遵命。」說罷，飛趕前去，寂然無影。

仰看明月，已入西山，鬥沒參升，東方漸白。仲卿道：「與鬼說了半夜的話。」子郵道：「也釋了胸中多少疑事，聞人所未聞。且遊玩一番，便往蘇門去。」仲卿道：「莫怪鬼犯憂懼，桓侯案下怎麼持支！餘、包、郎、於之徒不知可到這裡？」子郵道：「如何不來？他們自作自受，何必代為擔憂！」仲卿道：「賢弟所言甚是，且探訪去來。」乃於各幽奇之處都歷見過，來到蘇門，四邊觀看，雖無特奇，卻也清幽。南邊山麓，傍石依坡有數十間樓房草屋，土垣竹籬，古木參天，青蒲滿潤，四畔綠竹，兩岸垂柳。子郵道：「此內大約係許子讀書之所。」下山轉到潤邊，步上曲橋，問彩菱人道：「許先生書院可在此中？」答道：「現在竹林東頭轉彎柏樹園內開講。」逕到門邊，聽得裡面正講「天命」、「率性」，忽然停止。同向籬隙窺瞰，見紅葉樹下高座一位蒼髯先生，手持麈尾，兩邊層層立著冠者童子，約有百十餘人。這先生正是許衡。當下講到中間，麈尾自動，驚視凝神，停止不講。左邊一個弟子問道：「麈尾其有通於性命乎？」許子道：「否。麈乃鹿之歷年久者，其尾不搖自動，白毫纏結，主有異事。占之應有先輩異人過此，汝可出外視之。」仲卿聽得喜道：「此子不凡。」便往裡行。那弟子撞見，看了一看，仍往外走。二人行到園內樹邊，許子依然視那麈尾。仲卿拱手道：「先生請了！」許子旋頭轉身，正欲起迎，看見卻係兩個少年，只道係來受業的，如何不知禮體，遽然拱手？便不起身，只回道：「二位何為？」仲卿道：「仰慕先生大名，特來求教。」許子道：「欲何所學？」子郵道：「願窮幽極渺。」許子道：「亦非難事，但視夙昔根底如何。」子郵道：「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也曾講讀，五嶽、四瀆、浮山、蓬萊亦都臨覽，猶以為未足，故訪尋吾子耳。」許子笑道：「《墳》、《典》、《索》、《丘》跡亡已久，好事者雖擬有成書，皆無足觀。岳瀆遍歷者頗多其人，蓬萊何由得往？浮山無此地名，足下之言奚異載鬼？」子郵道：「先生步履耳目未周，何以輕議天下事體？」許子笑道：「足跡誠如遵論，有所未周。至於典籍，世間果有其書，老夫之目亦曾經竊見。老夫未見者，亦係人間所無。」仲卿笑道：「有仲韓台傳，可曾見來？」許子道：「仲者何字？韓者何人？願聞其略。」仲卿道：「仲者，閩仲卿也，韓者，韓速也。」許子道：「二公皆非常英杰，智勇無雙，要其心，則求仁得仁者也。老夫敬之愛之，昔年曾為合傳，此稿草創，出於老夫，足下乃反相詢耶？」仲卿道：「人心如面，筆墨亦然。先生自謂文無剩義，恐人所見，又有甚於先生者。況凡非常之事，天下皆爭操觚，而流傳不朽者，大都名筆，豈先生草創而更無草創者？」許子道：「宋初，自於境內、鄰國追求二子不得，恐貽譏於後世，乃盡去其籍，老夫獲得原本而為合傳，竊謂修飾且潤色矣，更未見有為二公合傳者。」仲卿笑道：「姑請佳篇捧誦，次將所見恭呈。」許子點頭，命童子於後五代架上第三百六十二軸檢來。

須臾，童子捧出，則錦軸牙籤，裝潢精潔，送與許子，轉交仲卿。二人展閱，乃自潞州敘起，至西梁渡江止，辭多溢美，義少遺剩。許子問道：「雕蟲比繡虎如何？」仲卿道：「雖然蹤迫斑馬，跨遠范陳，惜所見未及十分之二，不敢妄稱盡美。」許子驚道：「足下定然實有確見，請道其詳。」子郵道：「且緩。適聞先生言世間之書俱經見過，姑無論此傳，且請問難，以正不誣。如先生有所不問，不佞等不能對，則為不佞等負，即將所見送上；如不佞矣有所請教，先生俱能俯答，亦將所見送上。如先生所問，不佞等對答無遺，不佞等有所訪詢，先生失於應對，俱不敢出書送呈也。」許子笑道：「謹遵台命。山中老拙，珍寶無力貯蓄，而於今古圖書，如同性命。不自揣度，可稱無有不備，且屈玉趾閱觀。」乃同到後進樓上，卻係二十四間，向西朝東十三架梁的對面兩層大樓，周排高架，以各色絹簽分別門類，約有數十萬卷。

周覽名目，兩個時辰俱遍。子郵道：「此外且勿論，此中尚有不全。」許子道：「不全幾何？」子郵道：「約而計之，應少七卷。」許子大驚道：「足下何神也？現因查核元魏崔浩高允等事，有數卷在臥榻前。」命童子捧來，果係七卷。子郵乃東西南北，摘出難義以問，許子剖對如流。許子亦以疑事反問，子郵分晰如向，互相敬愛。

日暮下樓，請用晚膳，子郵道：「紫菱紅柿足矣。」許子道：「二公不食煙火乎？有竹葡萄宿釀，不卜用否？」仲卿道：「最妙。」須臾，果上酒到，移席於茂林，東邊迎著皎月。仲卿笑與於郵道：「今宵不似昨夜寂寞，與鬼論話。」子郵也笑道：「不識桓侯何以款待新客？仍欲得押官而詢之。」許子問道：「所言何事？」仲卿道：「此件大約亦先生所未知。」乃將昨夜在高山逢鬼犯的話逐細數說。許子道：「此事雖未得知，亦理所應有。窮凶極惡之徒遇著桓侯，亦智盡力竭矣。」子郵道：「如此蔬食飲水，心閒神定，何異神仙？而乃履虎尾，蹈陷坑，名曰幼學壯行，而實以求遂其貪欲，不亦悲哉！」許子道：「舉世茫茫，明知之而故為之者，亦復不少，彼奇山異惡者，自有桓侯案下結算也。老拙看韓子郵不下桓侯之義勇。所有全處，願賜大觀。」仲卿道：「所見亦有未全。」乃將浮山行宮攜來之冊取出交道：「貽笑大方！」許子道：「引得瓊瑤，曷勝慶幸？」展開首卷看畢道：「韓都指揮可謂智勇雙全，卓議不易，而當時適病，以致國亡身喪，殆天數也。」共相歎息。

許子通宵不寐，將書看畢。次日清晨，盥洗焚香，當空叩祝。再到西軒，仲卿道：「先生何早！祝天何事？」許子道：「今年鄰境苦雨，偏偏境內久旱，祝天乃禱雨耳。」子郵道：「先生念切生民，不佞當助一臂之力。」許子道：「昨晚細閱奇書，不勝惶悚。末卷二公不返，究竟若何？」仲卿笑道：「仍有一卷未曾送閱。有如行龍，歷千萬程，至臨結穴處，卻落江入湖，無所捉摸。須指明實境，方得釋然。」許子笑道：「所喻甚美，願即成全！」仲卿道：「原本已失，只好記憶繕出，報命先生。貴處苦旱，何不求散友解之？」許子大喜，向子郵揖道：「告求拯救蒼生！」子郵道：「仲兄操管，弟豈辭勞！但依世俗舊法祈求，未免無味。今使掠雨，既解此境之憂，又去彼境之苦。」許子道：「兼愛及人，愛始為溥。請示設壇於何方？」子郵道：「早已久矣，刻難遲緩，何暇築壇等事？只須莊外一片潔淨之地足矣。」許子方到莊東打曬場上，移過竹座，設立香案。附近村莊都來觀看，子郵道：「各件俱可不必，只須清靜。」眾人俱卻立後邊。子郵乃仰首呼道：「鵬兒何在？」呼聲已畢，那「鵬兒」二字直入雲霄，四圍旋轉鳴響。「何在」二字，只在半空中結而不移。頃刻之間，忽然霄漢裡一個「有」字應響，「鵬兒」二字便息，「何在」二字漸祝只見空際漫天白雲蓋將下來，愈下愈收。及到面前，卻像一隻鷺鷥，曲膝點頭，開口道：「請仙師指使！」子郵道：「本境苦旱，四鄰傷雨。汝可掠鄰境之雨，以救本境之旱。」白鷺道：「領仙師教令。」說罷，振翻扶搖而去，愈上愈大，蔽日遮天。猛然，風斜雨灑，旋轉如蓬。

自午至未，約有三尺深淺。許子謝道：「雨已有餘，若再淋漓，又慮田疇淹沒。」子郵叱道：「止！」忽然風定雨歇。

眾方稱慶，只見仲卿攜著一卷，與許子道：「不但後事敘明，且免先生費手，無不畢具其中。」許子深揖稱謝。忽聞長嘯，場上人眾號呼，許子起身四顧，失去二公，只見白鶴一雙，嘹亮沖霄，霎時不見不聞矣。乃望空再拜。